

## 第二章 林清玄的崛起之路

「行動」是寫作最大的力量，我每天保持著行動的心情，讓自己在生活中行動，夜晚寫作時則回復到平靜，我認為，如果我不時刻行動，就會老化，不能行動的人很難體會到平靜的愉快。我的寫作素材從不匱乏，乃是因為我常有行動的心情。

我的寫作不為了什麼，而是為了從身邊觀察、沈思，然後呈現它，我走上寫作的路，完全是當時我體會到強烈的寫的快樂，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選上寫作這條路，我的回答是簡單的：「因為沒有比寫作更快樂的事。」

——林清玄〈我的寫作經驗——撲燈行動〉

人格的形成有其極複雜的各種因素，既受生物性的本質所限制，同樣地也受到環境因素所左右。一個創作者的創作，往往和他本人的人格有莫大的關連，因此，要研究一個作家創作的心路歷程，必須從其人格的形成著手。根據人格理論上來說，影響人格的因素分為兩派：一派主張「生物性背景」<sup>1</sup>（也有人稱為「生物觀」<sup>2</sup>），一派主張「社會環境」<sup>3</sup>（也有人稱為「環境觀」<sup>4</sup>）。余昭先生則認為，生物性的因素和社會環境的因素

<sup>1</sup> 「生物性背景」包括：遺傳、性別、體格、血型、內分泌系統、智力、其他遺傳特質……等。內文詳見於：余昭：《人格心理學》，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民 66 年，頁 806-834。

<sup>2</sup> 「生物觀」包括：智力、精神疾病、人格特徵、體型和氣質等。內文詳見於：E. Jerry Phares（譯者：林淑梨、王若蘭、黃慧貞）：《人格心理學》，心理出版，台北市，民 83 年 9 月，頁 12-26。

<sup>3</sup> 「社會環境」包括：家庭、學校、社會文化、職業等。內文同註 1，頁 838-920。

<sup>4</sup> 「環境觀」包括：物理世界、社會文化、社會階層、早期的剝奪、育兒等。

是交互影響人的行為模式；劉萍先生也在《文學概論》提到：任何作家的思想、意識、性情、興趣、經驗、學習，以及家世、環境、職業、遭遇等等，每一項都是他的超乎個人性的個性與人格的建造的重要元素。由於這些不同的個性與人格的表現，所以在文學的風格上，幾乎也是沒有絕對相同的例證的。<sup>5</sup>因此，本章將以外在的社會環境為主軸，試由林清玄的家世、求學、當兵、就業等來探究林清玄的人格發展與其人格對其創作風格的影響，究竟在什麼樣的成長環境下促使林清玄走上作家之路？而林清玄又因什麼樣的人格，形成其別具一格、永保赤子心的創作？筆者將在此章節中一一辨析之。

## 第一節 家世

墨子曾說：「染之蒼則蒼，染之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 所染》）；社會學家楊金柏 Kimball Young 也曾說：「家庭建立了哺乳、斷乳、排泄與步行等種種基本習慣。對於憤怒、恐懼、挫折與侵犯的處理與應付也有所學獲。對於愛與同情，以及合作等快樂的經驗，兒童行為的各種規範，以及基本教育過程和智識的傳遞都在家中。」<sup>6</sup>不論中國的古訓或西方的人格理論，都強調家庭是培養人格的搖籃，因此，筆者就林清玄的成長環境加以敘述，期能描繪出林清玄與其家庭、父親、母親、鄉鎮文化和他人格與創作風格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林清玄出生於高雄旗山的農家，在這個村鎮裡，民間信仰充斥，林家算是望族，他的堂兄林清景還曾當過省議員。但因為家裡人口龐大（在十八個兄弟姊妹當中，林清玄排行十二）而且父親的職業是靠勞動的，收入有限，林清玄曾自認為這樣從事勞動的貧窮家庭，不太可能出現作家。然而，事實上，林清玄確實是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成為一個寫作之人，究竟是怎樣的成長背景成就了林清玄所走的文學道路呢？

---

內文同註 2，頁 26 31。

<sup>5</sup> 劉萍：《文學概論》，華正書局出版，台北市，民 76 年 8 月，頁 194。

<sup>6</sup> 同註 1，頁 845

林清玄自小長大的環境是佔地非常廣大的林場、牧場，共有四百七十九甲土地，林清玄常說，如果要將家裡的土地走遍，要走七天七夜。所以，如此廣大美麗的風景自小感動著林清玄小小的心靈：

高雄縣六龜新威鄉山林間，是一片人跡罕至、未經開發的土地，經過數十年來的辛勤勞作墾植，昔日的荒煙蔓草，如今以化育成美好的園林農場。林清玄——正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長大，接受哺育與滋養<sup>7</sup>

### 一、神奇的民間信仰

因為位處窮鄉僻壤的鄉下，這個小小的村鎮很少有新資訊的刺激，許多的民間信仰充斥在林清玄成長的環境，他曾說：「寺廟，對我們以及全鎮的居民而言，簡直是血濃於水的關係。凡遇到媽祖生日、觀音生日，盛大的集會、遊行那更是全鎮的人都一齊丟下工作，集合起來，全心全意地投入一場宗教式的喧騰中。」<sup>8</sup>因為這樣自小的耳濡目染，似乎也奠下了林清玄後來轉向學佛散文的創作基礎。

對鄉下人而言，這樣的信仰方式已經心滿意足了。他們不需要去知道太多的理論或依附一個中心思想；也不去問人生的意義何在或人死後到那裡去，這類更深一層的問題。反正有神在就好，祂是神聖的表徵，高高在上的主宰者。人間發生了大大小小不可化解的疑難雜症，一併交給神來決斷。在旗山鎮，這種民間信仰非常神奇而強烈。<sup>9</sup>

高雄旗山鎮的民間信仰濃厚，緊緊牽繫著林清玄一家的生活模式。他回憶當時的情形：「我生長在一個宗教信仰氣氛極為濃厚的家庭裏，父親以上三代，對寺廟事務都非常熱衷。父親本身是一家『如來佛祖壇』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而旗山媽祖廟的土地是他捐獻的。每逢廟會、遊行，

<sup>7</sup> 莊世瑩：〈林清玄的起跑與衝刺〉，《延展——文學時代雙月叢刊》第15期，民72年9月，頁106。

<sup>8</sup> 林清玄：《紅塵掛單》，九大出版，台北市，民79年10月，頁2。

<sup>9</sup> 同註8，頁5。

他總是掌頭旗，做爐主；旗山鎮大大小小的寺廟，大凡柱子、供桌都刻有父親的名字。從小，我便經常隨著父親去參拜。」<sup>10</sup>順此得知，林清玄從小便出生在一個十分注重宗教的家庭，林清玄的父親更是忠誠的信徒，不但是出錢、出力，更捐獻過土地以建寺廟，林家對信仰宗教的虔誠可見一番。

## 二、影響最深的父親

常常有人問林清玄：「影響他最大的人是誰？」林清玄總是告訴別人：「是我自己。」然而，當有人問起林清玄：「影響他最深的人是誰？」他便感恩的說：「是我的父親。」林清玄的父親對林清玄的影響不只限於生活態度，更深至他對寫作的計畫與眼光上，他說明道：

我父親尤其給我一些很大的啟示是，當年他放棄一年可三獲的稻田，改去種樹，...很多人笑他是呆子，他告訴我：「你現在看我這麼做當然很笨，但十年以後你就會知道這絕對不是一件笨事。」現在，我們的林場每年都有收成，事實證明父親的眼光一點也沒有看錯，我因此知道人應該把眼光放遠，用在寫作上，使我經常擬定五年到十年的寫作計畫。<sup>11</sup>

林清玄的父親是個道地的農人，性格很豁達，特別注重子女的教育，自幼便要求兒女能多讀詩詞，對於長大後兄弟姊妹各種歧異的生活方式，他都盡量的去支持與瞭解。他又提到：「我父親是一個很疼愛妻子、兒女的人，我在家從小到大都是他去買菜的，平時他也會幫著做家事，這對一個在日據時代受教育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現在也是一樣常常幫著太太去買菜和做家事。父親這種推己及人、肯自我犧牲的性格對我的影響很大。<sup>12</sup>」

---

<sup>10</sup> 同註 8，頁 1。

<sup>11</sup> 本刊編輯：〈童年往事——林清玄〉，《皇冠》第 67 卷第 400 期，民 76 年 6 月，頁 239。

<sup>12</sup> 徐美玲：〈不怕粥燙的杓子——訪林清玄〉，《自由青年》第 75 卷第 4 期，民 75 年 4 月，頁 34。

很多林清玄的朋友認為，林清玄是個十分重義氣、重朋友的人，他甚至於從高中畢業後就能一個人獨自環島旅行，四處結交朋友，他對朋友的熱情和隨性更是眾所皆知。但自小獨來獨往的林清玄為何長大後能夠四海為家、交友廣闊？這種人格的形成和林清玄受到其父親的潛移默化有很大的關連。《自由青年》記者徐美玲曾形容林父：「林老先生生前對朋友很講義氣，因此，他的朋友相當多，而且都是知交，他生前常說，只要帶一把牙刷就可以由台灣了，林清玄繼承了父親的誠摯熱情，也有許多好朋友，他說，他父親的境界，他差不多也可以做到了。」<sup>13</sup>

在一般人的眼裡，從事農業的小人物是很難跟讀書人相比較的，但林清玄的父親卻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他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我父親是一個偉大的、在生活裡面的小人物，在生活中不斷地啟發自己的智慧，他對我的影響很大。像他生前就常說一句話：「你若要做個杓子，就不要怕粥燙。」這些年來，每當我遇到挫折，就會想起它，這句話是多麼有智慧啊！而我父親就常常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和哲理。<sup>14</sup>

所以，林父的人生哲理常常給林清玄很大的支撐，而林父的交友義氣和對妻女的愛護，也影響著林清玄對家庭與處世的態度。

### 三、慈善的母親

林清玄對母親是既尊重又懷抱著感謝意的，每回他憶起少年時期，他總是不忘母親對他的總總疼愛，當他提起母親對自己的珍愛，他感恩地說道：

母親對我們的愛還表現在珍藏我們兒時的痕跡，母親的行徑讓我也珍惜兒子亮言童年的資料，我收錄他的雅語與笑聲，也用相機捕捉他的成長，希望能豐盈他的生命。母親識字不多，因此，更能

---

<sup>13</sup> 同註 12。

<sup>14</sup> 同註 12。

體會為學的重要，我幼年即習書法，不無完成母親未竟的心情。<sup>15</sup>

人們常說，當自己為人父母後，才知道當初父母的偉大，林清玄不但深受母愛的沐浴，更不知不覺地將母親對他們兄弟的教養模式用到了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林清玄創作事業的另一個高峰是他在民國八十三年出了一套有聲書——《打開心內的門窗》，這套台語版的有聲書是為了像自己母親這樣，辛勞一生、有情有義卻不能閱讀也聽不懂北京話的天下父母親所做，它花了林清玄整整一年多的時間完成，沒想到一出版後大受歡迎，搶訂一空。所以，除了一套二十卷的台語版外，林清玄還應聽眾要求做了一套二十卷的國語版，這一切的動力全源自於他永銘於心的辛勞母親，他說道：「我的母親是典型的農家婦女，每天刻苦工作，幾乎從不休息，想到母親艱苦工作的身影，使我不管遭遇多大的逆境，都還能奮發向上，有感恩的心。也使我從小到大，從未說過一句忤逆母親的話。」<sup>16</sup>

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中認為，說故事的人都有一個憐憫眾生的母親，而說故事的人所創造的小人物，都是智慧、仁厚、慈愛等正義之士的表表者，他們圍著說故事的人，他們的相貌明顯地帶有說故事的人的母親慈愛眾生的影子。楊澤也指出：「說故事的人既然從母親與母性的大地那裡得到豐饒如此的母愛，福杯滿溢的他只能將之與眾生分享！」<sup>17</sup>我們不論從林清玄著書或立言的創作中，都可窺見他源自母親厚愛眾生與眾生平等的傳統，這在在都顯示出林清玄的慈母對其創作的啟示。

## 第二節 生平經歷

---

<sup>15</sup> 林清玄：〈永憶少年時常報感謝意——細說物質貧乏但生活快樂的一些舊事〉，《中央日報》，民80年8月19日。

<sup>16</sup> 圓神出版同仁：〈林清玄：媽媽就是菩薩母心就是佛心——今年把最特別的愛給媽媽《打開心內門窗》獻給普天下的母親〉，《聯合報》，民85年4月22日。

<sup>17</sup> 資料取自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施淑女教授指導，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7年6月，頁11。

## 一、童年生活

貧窮、勞動、獨來獨往、物質貧乏，但卻充滿快樂、奇異事件的童年生活對林清玄而言，是影響十分重大的，而其豐富的鄉鎮生活與土地經驗，更提供他未來創作的不少文學養分。無論是佛洛伊德強調生理因素支配人格的發展的理論或是新佛洛伊德派強調社會文化影響人格發展的理論，它們有一個共同之點，那就是一再強調兒童成長期是人格發展的主要階段。<sup>18</sup>所以，筆者認為除了家庭背景外，林清玄的童年生活也是不可忽略的時期，以下分兩個部份加以證明。

### （一）、生活態度的形成

林清玄小的時候，常常和十八個堂兄弟姊妹，各自到山上採摘野食做為晚餐，也時常捨棄玩耍的時間，從事勞動，這和一般的孩童無憂無慮的成長過程有很大的差異，卻也讓林清玄在成年後能捨棄奢華的物質享受，過著簡單樸實的生活。如云：

從小，我們都要投入家裡的勞動服務，餵雞、撿雞蛋、放牛、割草，如果講吃苦，我小時候是做了很多當時引以為苦的事，從這些勞動裡我很早就知道人必須勤奮，要像農夫一樣每天耕耘，而不論是否會有立即的收穫。<sup>19</sup>

童年生活除了影響林清玄的生活態度外，林清玄高中後環島旅行的意念也是在這個童年就種下這個種子，他說：「書籍在我童年的時候，為我開啟了一扇很美麗的窗子，使我比一般鄉下孩子有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觀念，知道除了自己生長的环境以外，還有一個更廣大的世界。我從小就夢想著去旅行，接觸不同的人事物，因此我有個特別的嗜好是看地圖，想到台北去玩，就把地圖打開，自己想像台北的樣子。」<sup>20</sup>

### （二）、寫作條件的塑造

---

<sup>18</sup> 同註 1，頁 844。

<sup>19</sup> 同註 11，頁 239。

<sup>20</sup> 本刊編輯：〈童年往事——林清玄〉，《皇冠》第 67 卷第 400 期，民 76 年 6 月，頁 240。

林清玄高度的想像力和細密的觀察力都是在這個時期培養出來的，這些敏銳、溫柔而細膩的寫作條件都可以在林清玄的創作中得到驗證；此外，在許多林清玄的創作與訪問中，他更時時流露出成長過程的歷歷痕跡，也常常提起令他難忘的童年生活，莊世瑩說到林清玄提起的童年情形：「他說：『貧窮的孩子比富有的孩子更容易敏感』，小時候，當同學們在遊戲玩耍的時候，他卻必須稻田裡面去檢牛糞回家生火。收成的季節裡，他忙著幫助父親割稻，採收香蕉，然後再將收穫的作物推到鎮上去驗關；農閒時，則放牧牛羊，或隨父親上山打獵。」<sup>21</sup>

此外，林清玄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寫作習慣，就是他從當記者以來，不論颶風下雨，每天都會規定自己一定要寫作三千字。這個勤勞的習慣，是需要很大的意志力和毅力的，這個不間斷地寫作動力的起源，和林清玄的家世及成長環境有很大的關聯，他曾說：「我的童年生活和一般孩子有點不同的是，我們生活的空間很大，我曾經有一次想把家裡的農場林場走遍，結果走了七天七夜才走完。生長在這樣遼闊的環境下，使我對植物、動物有很特別的情感，對土地、對人有自己的觀點，而且養成觀察的習慣，這些對我後來的寫作有很大的影響。」<sup>22</sup>

林清玄的童年充滿了夢想，這些夢想推動著他在成長的路途中不斷前進與努力，然而這段他難以忘懷的快樂童年卻在分家的破裂、恐怖經驗中宣告結束、劃上句點，但他不懼也不排斥去提起他的童年，因為他整個童年的過程是造就他走上作家之路的源頭，並且也使他擁有了寬大的胸襟、廣闊的視野、敏銳的觀察力 等珍貴的寶藏。

## 二、讀書與求學

學齡期的兒童或青少年在求學的階段裡，從各方面接受到學校、教師、同儕等的互動中獲得許多識見與信念，這些識見與信念會成為他們未來安身立命的重要參考依據。當然林清玄亦是如此，他的求學階段是一段蜿蜒的路途，一路走來，他跌跌撞撞，卻在不斷的跌倒與爬起中學習到越

---

<sup>21</sup> 同註 7，頁 106

<sup>22</sup> 同註 20，頁 239。



挫越勇的運動家精神。

林清玄自幼便十分喜愛讀課外書，花在課外書的時間往往比課堂千篇一律的書多出好幾倍，也因此，在注重分數的求學年代裡，林清玄的求學經歷是崎嶇不平的，如云：「我讀書和課業總不順利，在學校的成績都是從後面算起，上了高中以後，爸爸每次看到我的成績單都會長嘆一聲」

23

### （一）林清玄的志願

如同我們小時候曾經歷過的童年記憶中，那個一改再改的「我的志願」，不同階段時所想的雄心大志，往往因為年紀的漸長與經驗的累積而不斷的修改。當然，林清玄亦是如此，他的志願也曾一再修正，就像他在《在暗夜中迎曦》說到：

小學一年級以後，我開始被老師逼著寫「我的志願」的題目，幾乎每個學期要寫一次。我生平的第一個志願是「我想當一個客運車司機」，原因是「可以開車到處去遊玩」。我的第一個志願家裡的人並不同意，姊姊對我說：「交通部長比客運司機大，你為什麼不做交通部長呢？」第二學期我便把志願改為「交通部長」。此後，我的志願「唯大是從」姊姊說：「官兒再大，也比不上一個藝術家吧！」於是從小學四年級下學期一直到今天，我的志願常常是「做一個藝術家」。<sup>24</sup>

林清玄在國小三年級時曾獲得全國繪畫比賽冠軍，這使他一直熱衷於畫畫，甚而考大學時也以師大美術系為第一志願，但可能因為他個人風格過於強烈，無法取得評審老師的青睞，所以他的大學聯考志願一再落空，但他對藝術的情愫仍然無法割捨，所以，即便在他讀世新而開始有計畫的寫作時，他下足功夫並成功地將對藝術的熱愛和寫作做了融合的工作；於是，他寫了許多有關藝術、電影的文章，更將他對藝術的天賦表現在藝術評論中。這是他將小時候想當藝術家的志願的轉化，一直到現在，他依舊

<sup>23</sup> 林清玄：《走向光明的所在》，圓神出版，台北市，民85年6月，頁18。

<sup>24</sup> 林清玄：《在暗夜中迎曦》，時報文化出版，台北市，民69年9月，自序頁3。

順著這條藝術之路，不斷地前進、成長。

## （二）、重要的高中時期

林清玄的高中時期，是在台南私立瀛海高中學高中部度過的，他的高中生活十分多采多姿，在林清玄的眼裡，他認為他的高中時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影響他最深的一段歷程，他曾說：「影響我最深的一段歷程，應該是在我讀高中的時候。為什麼這段時期影響我最深？因為只要一念之差，就萬劫不復。」<sup>25</sup>

為什麼林清玄會這麼說呢？實在是因為在以升學為最優勢的年代中，課業的低落往往會導致一個人的不被重視轉而自暴自棄，這樣的惡性循環，更會讓正值叛逆青春期的少年因為與教育體制的水火不容，轉而被不良少年的同儕吸引而自甘墮落，所以，變好、變壞就在林清玄當時的一念之間，他敘述那時的情形：

因為喜歡看課外書，所以課業成績一落千丈，課業成績不好，學校老師就看不起，不但看不起，而且態度也不好。常常因為很小的事情，老師會罵我，我不服氣就反抗，他們便不高興。結果到了高二，我已經被記了兩大過、兩小過、留校察看。他們不准我再住在學校宿舍，怕我會影響別的同學的情緒和操行。所以我高中二年級到三年級都在校外租房子，住過殺豬的家、住過雜貨店<sup>26</sup>

高二後外宿的生活，讓林清玄有機會每逢假日便住到同學家，為的是體驗當地人曬鹽、捕魚、種西瓜等等有別於自己家鄉的生活，林清玄沒有因為被逐出學校而萬劫不復，不但如此，此段經歷更讓林清玄感受到人情的溫暖，快樂地過完高中生活，所以，在林清玄的心中，高中時期的生活對他影響甚鉅。

除此之外，經由他本人在《心的絲路》中所述，這個時期之所以重要的原因還有二點：

---

<sup>25</sup> 林清玄：《心的絲路》，九歌出版，台北市，民79年，頁189-190。

<sup>26</sup> 同註25，頁193。

### 1、高中時期成就了他寫作的志向。

在高中之前，林清玄的志願曾經一改再改，雖然到四年級時，他就立下了一個恆志，希望能做一個「藝術家」，但是，「藝術家」的範圍跨及繪畫、音樂、舞蹈、攝影、文學 等等；而表現「藝術」的方式更是可以透過文字、語言、肢體 等加以實現。因此，究竟林清玄何時確立用寫作的方式去達到他想當「藝術家」的志願呢？他在說到自己的少年時代時，指出了寫作志向的確定，並真正對寫作抱著研究、專業的態度，是在他的「高中時期」，至於他為何會想當作家的原因，筆者將於下一節中說明。

### 2、廣讀課外讀物的高中時期

高中時期的重要，除了確定了林清玄走向了作家之路的動機外，還有一個原因，使這一段時期更顯重要，因為，他有了一個想法，讓他愛上看課外讀物：

我想要做一個作家，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讀很多書，第二就是要思考。我每天都會跑到海邊去散步、去思考，思考人類的前途。那時候我讀了很多課外書，我曾經立志要把學校圖書館的書，從第一本看到最後一本，所以每天都跑圖書館，什麼種類的書我都看，每天作筆記。<sup>27</sup>

他又說：「除了學校的圖書館，我又到外面借回很多三十年代의書籍。有許多書我從第一個字抄到最後一個字。因為那時沒有影印機，借來的書只好抄，那段時期，抄了很多三十年代的作品，這些作品非常深刻地感動著我。」<sup>28</sup>

這時期他開始受教於老學究王雨滄先生，王雨滄先生是第一個鼓勵林清玄寫作的貴人，於是林清玄專研評論寫作，並開始他每日一、兩千字的寫作習慣，也開始編輯校刊「瀛海潮」雜誌。高三那年，他在中央日報發表了第一篇文章「長情萬縷」，其他創作也陸續在聯合報刊出，一千字三、四百元的稿費更讓林清玄得以負擔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因此，林清玄一改之前不被重視的情形，漸漸在學校出了名，

<sup>27</sup> 同註 25，頁 191。

<sup>28</sup> 同註 25，頁 192。

甚至在民國五十九年獲得台南市中等學校論文競賽第一名。

### (三)、環島旅行的一年

高中畢業以後，林清玄不免俗的參加了大學考，但卻名落孫山、榜上無名，此時林清玄的父親籌了三萬塊，希望他能到台北補習班報名保證班，補習一年再重考，然而林清玄的父親並不希望給林清玄任何的壓力，所以他留給自己的兒子一條退路，他告訴自己的兒子如果讀不下去，就回家種田吧。基於父親給予林清玄無後顧之憂的鼓勵，林清玄心裡充滿著決心和勇氣，載著滿滿的家鄉的愛，毅然決然地告別他的故鄉，一個人孤獨的隻身到台北，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所在。他心想：「雖然，我深愛我的父母，眷戀生養我的故鄉，珍愛兄弟姊妹和故鄉父老的情誼，甚至愛故鄉的一草一木，我依然要和他們告別，告別我苦澀的少年時代，我將用這些愛的力量，走向一個新的明天。」<sup>29</sup>

然而，到了補習班門口，林清玄卻拿著這大筆錢在補習班前徘徊了好幾天，遲遲無法將此錢繳給補習班，他認為繳給別人實在太可惜了，於是，他留下一部份錢作為往後的生活費，其他的就用在旅行上。他回想：

那時不知道那裡來的勇氣，我立刻做了一個決定，我不要補習，我要把這筆錢拿來做一個旅行，因為我在高中時就很想去瞭解別人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經驗缺乏。所以我就想去一些地方旅行，瞭解一些地方的風土人情，那對我的寫作會很有幫助。所以我便開始計畫一年的旅行，到澎湖住一個月，去梨山一個月，去南台灣、東澳、南澳。<sup>30</sup>

這一年，他幾乎跑遍全省，平均每個地方都住個兩三禮拜，這樣自由自在、深入各行各業生活的旅行，對只是高中生的林清玄而言，是非常難以忘懷的，影響力更是十分深遠，如云：「我沿著東海岸美麗的山崖，縱走到南台灣春天最恆久的海濱，再順著西海岸平緩的海岸線，返回北台灣。那少年時代最初的旅行，帶給我非常深的震撼，使我認識了一個與我的想像完

---

<sup>29</sup> 同註 23，頁 20。

<sup>30</sup> 同註 25，頁 196 197。

全不同的台灣。」<sup>31</sup>他開啟了自己塵封已久的心靈，對身邊周遭的一切有了重新的體認，也對生命注入了更多關心，他發現：

原來，在我的童年與少年時代，我除了偶爾在農田裡幫忙農事，其他所有時間都用來讀書與考試，……我早就養成了對生命冷漠、無趣的認知，沒想到當我丟掉了課本，我才重拾了溫暖，發現台灣的風景實在很美，人民的生活雖苦，民性卻淳樸而可親。<sup>32</sup>

這段離鄉背井的冒險，衝擊著林清玄的內心，喚起了他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他憶起當時的心情：「當我走過那一次長程的旅行，使我升起了深沈的懺悔，在我成長的過程，由於是鄉下偏遠的農村孩子，鄉親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使我曾為了做台灣人而感到自卑，直到那一年才打開了視野，認識到台灣美好的一面，重建了做為台灣人的信心。」<sup>33</sup>

從那個時候起，他終於頓悟到自己除了按照社會期許的「升學為上」一條路外，他還可以選擇自己感到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寫文章。那一年的體驗，除了開啟了林清玄以往封閉的視窗外，也影響了林清玄的思緒與寫作模式；而林清玄對於人事和自然的好奇探索，也使他在描寫人、事、物的創作時，能夠一面鋪陳人物現實生活的肌理，一面藉由這些生活的肌理凸顯人物的性格與意志。他發現，在寫作時，他終於可以暢快的說出心中的意念思想和喜怒哀樂，如云：

那一年，我一邊旅行、一邊做筆記，覺得生命變得很豐富。這時候完全處在一種非常平靜的心情之下，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一直到現在，我仍然很喜歡自己跟自己對話、自己同自己思考<sup>34</sup>

#### （四）、多采的專科生活

民國六十一年，經過三次的聯考，林清玄終於以 361.5 分考上以 361 分為錄取標準的世界新專電影技術科技術組。由於此時期的林清玄已經開

<sup>31</sup> 同註 23，頁 22。

<sup>32</sup> 同註 23，頁 23。

<sup>33</sup> 同註 23，頁 24。

<sup>34</sup> 同註 25，頁 196 197。

始了寫作的習慣，所以在學校期間，他積極於吸收各種創作的養分，所以他研習劇本寫作、攝影、導演學，當然他也沒有放棄他的散文創作，甚至更著手於小說的創作，還在文山區報「文山報導」寫生平的第一個專欄「書生帶劍集」。此外，他也熱衷於學校的各項刊物，他首先與同學合辦校刊「新聞人週報」、任「新聞人週報」總主筆，進而創辦以寫作電影論文為主的「電影學報」雜誌以及以文學、哲學思想為主的「奔流雜誌」，可謂克紹箕裘、十分用心，其對創作的企圖心十分彰顯。

由於林清玄在世新主修的是電影，所以林清玄除了在「中國婦女雜誌」寫專欄，以及前面提到的成就外，更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完成了第一部的實驗電影——「伊甸園之冬」與他的第一部電影劇本——「作家之死」。然而，多才多藝的林清玄並沒有因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他繼續嘗試另外的創作形式——報導文學；他開始走出校園，將所見所聞以報導文學的形式加以創作。最初，他的報導文學「行遊札記十帖」發表於中央日報、「過河卒子」發表於中國時報；隨後，他在聯合報寫「仙跡岩札記」可以說是最早確立報導文學風格的作家之一。

讀世新的林清玄可以說是產量十分豐富的年輕作家，他每天寫作一千五百個字而不輟，他的作品大量地發表於各大報章雜誌，因此，這個時期的林清玄已經從高中受挫的階段開始蛻變，他不再只是一昧地將自己埋藏在書堆的世界裡，這樣的轉變絕對和他高中後環島一年的體驗有很大的關連。由於他的眼界大為開闊，所以他有了表現自己的勇氣，他開始將自小的志願加以實現，開始將他想要創作的理想付諸行動，他廣泛地吸取所有有助於他創作的資源，並將之咀嚼消化，再賦予美麗的文字加以發表，成就了這時期他多方發展的創作模式，甚至他還獲得世新「翠谷文學獎」的第一名。至於他這般轉變的緣由究竟何在？這就要回頭看高中時期對林清玄走上作家之路有什麼關鍵之處了，此細節將於下一段加以詳細說明。

### 三、走向作家之路—創作動力

在前面幾節中，我們不難看出，對林清玄而言，走上寫作之路，其實並非他最初的願望。最早，林清玄一直想當畫家，甚至還跟著林崇漢先生學畫一陣子，經過少年時期的歷練與經歷，他最終選擇了能更清晰描繪出

自己心路歷程的創作方式——寫作。在創作動機方面，林清玄也常常說到他之所以從事寫作的動機何在：「在旁人來說，寫作也許只是他們的興趣，覺得寫文章可以作一些自我的表達；可是對我來說卻不同，我一開始寫作的動機就是希望為這個世界寫作，為這個世界的人寫作。」<sup>35</sup>

### （一）、成為作家的原因：

#### 1、替一些沒有機會出聲的人出聲

林清玄在《心的絲路》中曾提到他選擇「作家」這條路來完成他成為「藝術家」志願的起因：

我在高中時便決定要做一個寫作的人，也就是所謂的作家。我之所以要做作家，有兩個很重要的基本因素。一個就是在我小時候，因為我們家是農戶，大家的生活很苦，所以每次有縣太爺或立法委員之類的人物要到我們鄉下來，就有一些老人，都會在馬路上攔住這些大人物，然後跪下來跟他們喊「冤枉啊！大人！」……這種辛酸使我覺得，如果有那麼一天，希望我能替這些人講話，也就是替一些沒有機會出聲的人發聲。<sup>36</sup>

事實上，林清玄想走上「作家」這條路來替沒法出聲的人發言這個念頭早在他童年的時候就已經具備，莊世瑩在〈林清玄的起跑與衝刺〉一文中提起：「童年的生活給他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記憶，加上與生俱來的敏感度，促使他走向『寫作』這條長遠的路。」<sup>37</sup>但這個想法卻在高中時期確立，林清玄說明道：

這個原因在我小時候就已經萌芽，等到它比較成熟是在唸高中時。為什麼等到念高中才比較成熟，因為我小時候一直以為自己的生活很悲慘了，沒想到我四周的環境已經這麼差了，還有比這更差的，這些人就是漁民，另外還有鹽民。那時候我就想，原來還有

<sup>35</sup> 同註 25，頁 198。

<sup>36</sup> 同註 25，頁 189-190。

<sup>37</sup> 莊世瑩：〈林清玄的起跑與衝刺〉，《延展——文學時代雙月叢刊》第 15 期，民 72 年 9 月，頁 106。

更悲慘的人，我應該替他們講話，為什麼這個社會都沒他們的聲音！<sup>38</sup>

## 2、希望使人跟人之間可以溝通

林清玄的創作不是以興趣為主，他一直身懷大志地希望為這個世界的人寫作，所以他又說：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希望除了能夠代他們發聲之外，還希望使人跟人之間可以溝通。因為生活在不同環境的人是很難溝通的，不僅是大人，小孩也一樣。……我就想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別？原來就是人跟人之間溝通上的障礙。所以這段時間，我就立志向要寫作。

<sup>39</sup>

由上述可知，林清玄成為作家的原因和他從小生活在鄉鎮的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鄉下人無法自己為自己的生活站出來說話，必須要靠大官來幫忙，相對地，小人物的心聲要靠有地位的人臉色才能得以伸張，看在林清玄的眼裡，這是何等的委屈與失尊嚴，所以，當他有能力時，他立志要為無法出聲或有溝通障礙的人們發言，而他選擇的方式，就是「寫作」。

## （二）、永保赤子心之創作動力

在瞭解林清玄選擇寫作來記錄自己的所見、所思、所感之後，我們不禁想更深入探究，究竟是什麼力量，能驅使一個作家有如此的毅力能夠日寫千字，而且能夠一直擁有赤子般的感情與寫不盡的題材呢？他的說明如下：

「行動」是寫作最大的力量，我每天保持著行動的心情，讓自己在生活中行動，夜晚寫作時則回復到平靜，我認為，如果我不時刻行動，就會老化，不能行動的人很難體會到平靜的愉快。我的寫作素材從不匱乏，乃是因為我常有行動的心情。<sup>40</sup>

---

<sup>38</sup> 同註 25，頁 189 190。

<sup>39</sup> 同註 25，頁 190 191。

<sup>40</sup> 林清玄：〈我的寫作經驗——撲燈行動〉，《文藝月刊》第 164 期，民 72 年 2 月，頁 24。



筆者曾闡釋，一個人個性與人格的塑造，與他成長的過程及背景有很大的關連。在前面文章中可見，林清玄的家世與求學經歷，形成了林清玄敏銳而善感的個性，因此在他看到一幅美麗的景色、聽到一首優美的音樂，他都想將之寫出與天下共享；相同的，如果他碰到的是可悲、可憂、可怒的，也會禁不住將之化成文字，讓讀者能同聲共泣一番，加上林清玄對創作形式的多元化，使他擁有創作者最需要的雄厚資本，更能不斷的擁有創作的泉源，他認為：「興趣的多樣化也是一個寫作者不可或缺的，我不相信一個人天天創作八小時是可以承受的。我時常放縱自己去做別的事，一天只寫兩個小時，這樣我的寫作心情時常保持愉快，也能持之以恆。」

41

對林清玄而言，從事文字的創作是非常愉快的，他抱持著「寫作：是一種樂趣。我寫作不是為了寫某件事，而是寫事物對我的感恩——雖然為了發現那感應，往往要犧牲事物的外貌。<sup>42</sup>」他絕不在勉強的情形下創作，因為他知道，在不自然的情況下的創作，往往是失敗之作，一旦他在開頭的時候面臨了困難，他就重新開始、絕不戀棧，所以，他享受著自己心靈某一個角落緩緩升起的快樂：「我的寫作不為了什麼，而是為了從身邊觀察、沈思，然後呈現它，我走上寫作的路，完全是當時我體會到強烈的寫的快樂，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選上寫作這條路，我的回答是簡單的：『因為沒有比寫作更快樂的事。』」<sup>43</sup>

### （三）、當兵的日子

當兵，在很多人的心中一直是不值得碰觸的記憶，總覺得浪費了兩年的光陰，只是徒得一個較健壯的體魄與提早經驗到社會的人情世故而已。然而，對林清玄而言：「進入野戰裝甲部隊服役，是我生命中很可貴的一個紀念。」<sup>44</sup>

<sup>41</sup> 同註 40 頁 23 24。

<sup>42</sup> 林清玄：《鴛鴦香爐》，九歌出版，台北市，民 72 年 10 月，（自序）頁 7。

<sup>43</sup> 同註 40，頁 22。

<sup>44</sup> 林清玄：《蝴蝶無鬚 3 輯》，皇冠出版，台北市，民 67 年 8 月，頁 5。

在林清玄確定寫作的志向並從高中畢業後，他捨棄寫日記的習慣，反而把生活周遭的事，用寫日記般地心情寫成文章，他規定自己每天要寫一千個字的文章；到了世新時，他已能一天寫一千五百個字；到了當兵，他不但沒有因為軍旅的勞頓放棄寫作，反而使他對人生的另一面有了更深沈的認識。他自道：「在部隊最先是二等兵砲手，後來是一等兵瞄準手，最後以下士砲長退伍。這樣的經歷使我感知做為兵士的快樂，和其中的苦辛，也讓我能以兵士的心情深入軍隊最深沈的一面。」<sup>45</sup>

雖然林清玄此時有著滿滿的感觸想化作文字加以抒發，但是：「由於部隊性質的關係，我經常隨軍移防，一年十個月的役期，幾乎有三分之一住在野外，其中並有一個月在成功嶺受新兵訓練，有三個月在清泉崗受鐵漢訓練，能靜下來寫文章的時間很少。」<sup>46</sup>因而，他督促自己利用比別人早起、晚休的空檔，持之以恆地每天寫二千個字的文章，所以「在野戰部隊一年十個月，我每天凌晨四點鐘起床，獨自依在營房、在帳篷、甚至在砲車前的燈下寫作、寫信、讀書，一直寫到日出、雞啼、起床號響起才停止，幾乎從未間斷。」<sup>47</sup>

#### 四、求職生活

余昭先生曾在《人格心理學》一書中提到：「一個人長期的依照某種職業上的需求，長期受到這種職業上的磨練與規格化，這種職業習性也就支配了我們人格的發展和調適。」<sup>48</sup>林清玄的職業也左右了林清玄的創作風格與形式，究竟是怎樣的機緣讓他一服完兵役就能有記者的工作呢？

林清玄退伍後，沒有像一般退伍兵有謀職的壓力，因為他在世新讀書時便開始將自己的作品投稿發表，加上他當兵時的創作在各報章都有刊登的紀錄，因此結識了在中時人間副刊擔任主編的高信疆先生。由於高信疆

---

<sup>45</sup> 同註 44，頁 5。

<sup>46</sup> 同註 44，頁 5。

<sup>47</sup> 同註 44，頁 5。

<sup>48</sup> 余昭：《人格心理學》，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民 66 年，頁 916

先生的賞識以及他經常鼓勵林清玄寫作的熱情，促使林清玄產生了一股寫作的熱忱，所以，當林清玄退伍的時候，已經有三家報社欲聘請他做事，分別是編輯、主筆和記者三種不同職務，最終，林清玄選擇了記者這個職業，當林清玄退伍的第二天便正式進入中國時報服務，負責跑社會新聞，就此展開了他往後十年的第一線採訪工作。

我從小就是愛讀閒書的孩子，並且在很小的時候，志願就和一般鄉下孩子不同，我想要當作家；如果當不成作家，就當畫家；當不成畫家，就當電影導演；我的最後一個志願，是記者；除了這幾個行業，其他的事我毫無興趣。<sup>49</sup>

雖然林清玄一開始覺得自己並不合適此職務，但在主編高信疆先生的鼓勵下，他打破了自己心靈的設限，從此他體悟了實踐的人生，不僅跑社會新聞，更跑政治、體育、藝文、經濟、產業、文教 等各種不同領域的新聞。這段跑新聞的日子，讓他見識到不同的人物、現象、觀點，學會了關心社會、擴大心胸，更讓他瞭解到新聞工作者不斷奉獻的責任所在。他和高信疆先生合作的七、八年中，逐漸養成了他在為人、處世，以及編輯技術的種種堅持，而他透過筆去影響、改變社會的寫作理念也逐漸成形，此時，除了在報社固定的稿量外，林清玄也養成了他每天三千字以上的個人創作習慣。

至此，林清玄由一個懵懂無知的鄉野孩子不斷蛻變成長為一個從事記者工作的社會人士，當林清玄選擇了創作這條路時，他的生活便無法和寫作分離了。一路走來，我們看到了林清玄對寫作的執著與毅力，在從事記者十年後，林清玄的工作有了極大的轉折，他的生活歷程也有了許許多多的起起伏伏，其中的緣由、發展與影響，筆者將在第三章第三節詳盡的分析敘述，林清玄的生平介紹，在此將暫告一個段落。

### 第三節 林清玄創作的整體風格

---

<sup>49</sup> 林清玄：《走向光明的所在》，圓神出版，台北市，民85年6月，頁18。

## 一、影響林清玄創作風格的因素

林清玄的創作一直有他獨特的風格，然而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他特有的創作風格？俗話說：「一枝草、一點露」，當我們瞭解了影響林清玄的創作因素為何時，就不難看出他創作的整體風格何在了。

在前幾節中，筆者一再強調「人格」是影響一個作家創作的重大因素，而人格的形成，又與生物因素與環境因素有極大的關連，所以筆者在前面詳敘林清玄的成長環境與過程，試圖找出他人格的發展足跡，而事實上也證實，成長的歷程與背景，對林清玄人格與風格的塑造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林清玄自己也這麼認為著：「我的少年時代是那麼美、那麼真實，那一段歲月裡，我想，我基本的人格與風格都已經養成了。」<sup>50</sup>

德國哲學家波斯耐脫說：「人格為文學成長的原素。」<sup>51</sup>劉萍先生也說過：「文學是作家的化身；是個性與人格的具體表現。」<sup>52</sup>這些話都表示文學是作家人格的體現，人格也成為文學表現的一大元素。因此，作家一生中的任一個階段，都可能被注入到他的創作之中，即使是一個時期、一年、一個月，甚而是一件小小事件的啟發。

筆者在前一節曾提到，林清玄在沒考上大學的那一年曾毅然決然地拿著原本該去補習的錢，去做了一趟環島的旅行，他回憶著當時的情形：「那一年，對我的影響時在太大了，我發現自己的眼界突然被打開了，原來世界這麼廣大，和我以前所想的完全不同。對一個高中生來說，他獨自去旅行一年，那種感受非常強烈、刻骨銘心，帶給他是多麼大的震撼！此外，它讓我比較真實地認識別人的生活。」<sup>53</sup>所以，他以為：

我們以前因為生活環境的關係，使我們在體驗上受了極大的限制，不知道人到底是怎麼樣過生活。原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這個經驗深深地影響到我後來的創作。譬如後來我花很長的時間去做報導文學，以致後來作新聞記者，就是喜歡去瞭

---

<sup>50</sup> 林清玄：《心的絲路》，九歌出版，台北市，民79年，頁199。

<sup>51</sup> 資料取自：劉萍《文學概論》，華正書局有限公司出版，台北市，民76年8月，頁195。

<sup>52</sup> 同註51，頁195。

<sup>53</sup> 同註50，頁197-198。

解這些東西。我的散文之所以常常寫進生活層面去，就是因為我極度喜歡人文。那一段時期的經歷對我影響很大，使我非常確立自己寫作的志向。<sup>54</sup>

在此，筆者又再次抽離地寫出這段時期在林清玄眼中究竟佔有多大地地位，為的是再一次地證明：「成長環境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不只是心理學家的紙上談兵，連作家本人也常回憶起生活點滴對其創作的啟示：

心靈加上環境，可以培育出一個人的思想與生活系統，我的環境是廣義的，指文化或社會等背景。一個人，若能建立自我的一套體系，也許可以幫助自我在人世中較從容的生活，我就在對藝術與創作的喜愛中，建立了美學體系，那是一種思想，可以應用到創作性事物的理念。<sup>55</sup>

於此，也在在證明，即使是一年的所見所聞與生活體驗，也能夠永久而長遠地影響林清玄的創作風格、人生哲理和思想態度。

## 二、林清玄創作的整體風格

當每個作家將其獨特的個性與人格綜合表現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時，文學的創作就因作家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風格。不同的風格吸引著不同的讀者，其吸引力來自於作者將其生命的總和，用其獨到的魔力呈現、寄興於作品當中，此時，就如同花蜜吸引著密蜂般產生著令人無法抗拒的吸引力。林清玄在他顛峰榮盛時期的創作中，就有著如上述般動人心弦的創作魅力，這樣的吸引力也因此造成了一陣「林清玄旋風」。然而，這股旋風的背後，除了顯示了社會的供需現象外，更揭示了林清玄獨特創作風格所產生的魔力，因之，筆者於此試由林清玄創作的整體風格的概略分析，先大致瞭解林清玄創作能夠炙手可熱的原因，其詳細的解析，將於第四章加以詳敘。

---

<sup>54</sup> 同註 53。

<sup>55</sup> 鍾淑貞：〈林清玄暢談寫作秘方〉，《幼獅文藝》第 63 卷第 388 期，民 75 年 4 月，頁 98。

### (一)、佛學與文學的黏和

林清玄的創作顛峰期是在林清玄開始將佛學與文學作一個結合後的「菩提系列」開始，接著是「現代佛典系列」以及《打開心內的門窗》、《走向光明的所在》有聲書，其中有關佛學的散文更是為數眾多。由於林清玄「學佛散文」的暢銷，使文壇引起的一股「佛教文學」的熱潮，大家開始對「佛教文學」產生高度興趣，而各家說法也如雨後春筍般相繼而起，至於林清玄本人對「佛教文學」的定義又如何呢？

我相信，一個人如果深入內在生活，生活中隨處都有禪味；如果寫出了使人覺悟、提昇、歡喜、開啟的作品，就是不離佛法。所以，「佛教文學」不是一種特殊的寫作形式，而是一個修行者選擇用文字分享的內在體驗，或是一個創作者觸及人生更高境界的自然表達。任何人在體驗和觸及時，不論有心或無意，寫出的優美作品，都是「佛教文學」。<sup>56</sup>

當然，林清玄的「學佛散文」能夠吸引廣大的消費者與支持者，必然有其膾炙人口的特色，詳細剖析將列於第三章第三節，於此不再贅述。

### (二)、多元不拘的創作形式

林清玄自幼就十分崇尚自由，當他這種愛好自由的個性反映在寫作上時，他便無拘無束地盡情揮灑他那創作的筆，因為他一直抱持著不斷突破的理念，他在一次演講中提到：

在創作的路程上，我一直很順利，未遭到干擾或挫折。這其中有一主要因素，一開始時我就不覺的寫文章的人要單一化，什麼形式都可以嘗試、開拓。一個人不可能用同一模式來面對所有問題或題材，因此選擇適合表現的形式，一方面可不讓自我狹窄化，一方面可以開拓很多方向，我常挖掘自我其他面相，我認為生活狹窄的人，三十歲後可能沒有題材。<sup>57</sup>

---

<sup>56</sup> 林清玄：〈修行者的內在體驗〉，《普門》第 251 期，民 89 年 8 月。

<sup>57</sup> 同註 56，頁 97-98。

再者，當林清玄將他多元不拘的理念付諸實行時，他的作法是：

我寫作散文、報導、評論、小說、電影劇本、雜文等等，以便我可以最自由的調節我的心情，譬如，我在寫電影劇本時感到疲倦，我藉著寫散文來鬆懈自己；評論寫膩了，我就提起行束到外地去做報導——使我常常維持大的創作量，並且，心情愉快。我想，這正是我對所有的事情都抱著興趣的緣故。<sup>58</sup>

林清玄打破了舊有傳統對創作題材的限制，他不侷限自己的創作於散文，也不限於小說，他既寫理性的散文、感性的評論，他更從事小說、新詩、報導文學、電影劇本……等等多元化的創作形式，這也突顯了林清玄創作的另一種風格。

### （三）、聯想感悟的寫作意識

談到林清玄的寫作意識，林清玄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說法，他認為：「如果一個作家只依靠自己生活的泉源，那麼很快的就會枯萎而死，生活根本沒有那麼多創作的題材。這時，「聯想」是有幫助的，也就是想像力的培養，生活有時空限制，想像力能超拔在時空之上，把人帶入一個心的世界。」

<sup>59</sup>

因為林清玄一直認為生活中創作的題材實在有限，所以他警惕自己避免落入枯萎而死的寫作狀態，他的作法是：

當我選擇了一個題材，並不馬上完成它，而是把它存在心靈的角落，時時拿來聯想，這像把一粒種子埋進土裡，用想像力灌溉它，有一天我覺得它長大結果了，我才寫它，如果，它是一個生活的好題材，卻不能給我想像力，我就讓它永遠埋在土裡。<sup>60</sup>

林清玄曾在《中華日報》的一次訪談中提到：「我的創作，憑的不是靈感，而是想像與感悟 十多年來，我的整個寫作過程就是把自己的視覺、聽

---

<sup>58</sup> 林清玄：〈我的寫作經驗——撲燈行動〉，《文藝月刊》第 164 期，民 72 年 2 月，頁 24。

<sup>59</sup> 同註 58，頁 23。

<sup>60</sup> 同註 59。

覺、觸覺、味覺、氣覺培養得更敏銳而已，使我在遇到一個對象時，能憑著敏銳的感覺的聯想和感悟。」<sup>61</sup>可見，林清玄除了時時惕勵自己發揮自己擅長的敏銳觀察力外，他也期許自己能夠將自己觀察到的所見所聞結合新的聯想與感悟，冀望自己的作品有著鮮活的生命力，能讓讀者產生一唱三嘆、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 （四）、簡明通順的語言藝術

林清玄的創作吸引人的因素，除了他真誠的動機與踏實的主題意識外，他操縱語言的藝術，也是捉住人心的一大關鍵。

在文學界裡，很多文學經典名著，文字總是深奧晦澀，往往讓一般知識水準較中下的老百姓心生畏懼，就算有心想一窺其奧，卻不得其門而入，導致許多非常好的文學作品，被視為知識份子獨享的私有品。這是文學界不願見到的景象，更是老百姓吸收文學作品的一大損失。

然而，林清玄這個從農村出生的鄉下人，他切切地體會到文化對非知識份子的缺乏與無奈，所以他除了要從人生的最底層出發來創作，更時時督促自己創作時的用詞遣字，絕對要把握最重要的兩項要點：

##### 1、簡明有力的詞句：

由於林清玄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敏銳有情的心靈關照，所以各種人性化描述的詞句便不自覺的泉湧而出、躍然紙上，也因此，他的創作詞句強而有力、簡明通順、不拖泥帶水，甚而不斷地加工提煉，從而豐富、活潑了他創作的詞彙。此外，林清玄的文句通常直接切入主題核心，這種極少修飾的敘事手法，讓文章的寓意在無聲無息中，淺白地鋪展在讀者的眼前，深獲一般讀者的心。

##### 2、通俗而優美的文字：

林清玄捨棄詰屈聱牙的文字，使用一般人都能瞭解、接受的淺顯文字，他的用語十分幽雅，富有中國民間悠久文化的語言傳統，讓讀者讀起來能輕易的掌握語意，也能讓林清玄創作的意念表達的清楚、

---

<sup>61</sup> 陳素芳：〈繁華落盡見真誠——農家子弟林清玄〉，《中華日報》，民 77 年 5 月 5 日。



明顯，可謂平淡中見深意，優美而不濫情。他的用字從不刻意雕琢，也不鋪陳賣弄，反能讓大家在他平實自然的描述中，見其生動優美，妙趣橫生的旨趣。

#### （五）、自我寫照的文學表現

林清玄在這三十年的創作旅途中，時時刻刻地自我反省，他把每日的感受與生活點滴，以日記般的散文創作方式來表現，所以林清玄的創作可謂是他的思想筆記，也可稱為自我寫照的生活筆記。他主張：

每一個作家都有不為人知的寂寞的一面，或者在熱鬧的街頭踽踽獨行，或者在靜謐的山林思潮翻騰；或者坐在小小的書桌前，寫下一道一道的生活刻痕；都是要獨立完成，品嚐生命的苦汁和樂水。我想，寫作是來自於一種不得不然，是內在的觸動和燃燒，好像一朵花要開放，那是不得不然；一隻鳥要唱歌，也是不得不然；一條河流要流出山谷，也是不得不然呀！寫作的人則是溯河而上，不斷的去發現自己的清泉，並且翻山越嶺，把那泉水擔到市街與人共嘗。<sup>62</sup>

因此，當我們從林清玄的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去尋覓，我們不難發現那些人物中，一半是寫實的敘述，一半是自我寫照的文學表現。當林清玄決定寫一個的小人物時，就替他添些日記般的屬性，林清玄的赤子心，不同於成人世界常見的智巧，他樸實平淡的表現，因而特別惹人疼惜，但這並不妨礙他想表達的寫實，他雙管齊下，互相照應，我們似乎觸到一顆努力捉住世界的赤子心，也就是林清玄對創作永恆的嚮慕和熱情。

#### （六）、品味人生的主題意識

林清玄在《文藝月刊》中說道：「我說我的作品全是生活裡來的，一點也不誇張，只是生活通常是沒有主題的，只有性情中人能從生活裡找到主題，加以發揮。」<sup>63</sup>所以，林清玄的文章一直是秉持著從「人生的最底

---

<sup>62</sup> 林清玄：《比景泰藍更藍》，健行文化出版，台北市，民82年，頁5。

<sup>63</sup> 同註58，頁23。

層出發」為中心，他不斷地品味身邊被輕忽的東西，他曾自言道：「我的文章，有一個重要的特質，及強烈的本土意識，那是自小在台灣長大，很自然的產生關懷、責任與理想，我對不平的事物敏感，對風景、花草等也敏感。」<sup>64</sup>

他常常以雖然出身與貧寒卻因為有著超越的心、堅強的意志而活得廣大的玄奘、超卓的慧能、自由的陸羽等等為惕勵自己的對象，所以他以小事、小物為他創作的主题，以小人物為他創作的主角，他不常寫山、寫水，也不常寫自然，他解釋說：

因為最讓我們震撼的不是自然，而是直接生活在這裡面的人的心情和想法，即使在一個風景普通的地方，如果這裡有一些人有一些特別的想法，我們就會覺得這裡很美。<sup>65</sup>

此外，林清玄創作中的人物大多面臨現實生活的撞擊，生活在新、舊社會、現實與希望的夾縫裡，因之，他們心理上的衝突與鬱結也特別微妙。此外，林清玄對於人物的選角，都是以我們熟悉的人物為主，他們就像是我們的鄰居般如此自然的存在，這更使林清玄在寫人物時，能從那個人物的性格特點和角度出發，進而讓他創作中的人物形象顯得飽滿生動，因此也就更千姿百態、引人入勝。

#### 第四節 文學界對林清玄創作的評價

林清玄的創作最大的特色在於其多元不拘的創作形式，每當林清玄的創作被出版商出版後，就不免有許多對其創作的評價相繼出現。

對於一般讀者而言，林清玄就是林清玄，他的創作風格一直是非常

---

<sup>64</sup> 同註 56，頁 99。

<sup>65</sup> 林清玄：《心的絲路》，九歌出版，台北市，民 79 年，頁 198。

突出顯明，喜歡他的人，一想到林清玄的作品，總會打從心裡升起一股清新的暖意，就像他的名字「既清新又玄妙」一樣。林清玄一直是個多產的作家，他的作品多達一百多本，得過的文學獎項不計其數，這是一位作家難得的記錄。所以，即使是傳播媒體對他也特別青睞，光期刊類的評論就有三十餘篇，報紙平面類對林清玄的報導更多達近七十篇，我們不得不承認「林清玄的創作有一種深深吸引讀者和批評家的力量」，再加上林清玄私生活的曝光，使得評論「林清玄創作」與「人格」的論點更是比比皆是，有褒有貶。

### 一、對林清玄創作的負面評價

有人說，人怕出名、豬怕肥，由於林清玄在民國八十六年再婚事件的曝光，造成社會及文學界極大的轟動與輿論，引來許多的批評。一方面是由於評論者在先前對林清玄人格過度「神格化」的情形下，一時難以接受作家「口是心非、自相矛盾、文不如其人」的現實；一方面也因「林清玄再婚事件」引起的軒然大波讓當時對林清玄狂熱崇拜的讀者們冷靜下來，重新以另一個角度來評斷林清玄的創作，因而林清玄的「神格性」減弱了，即便他的作品曾廣受喜愛，對於林清玄的負面評價依舊像雨後春筍般地不斷湧現。

有謂「有刺激才会有新發展、有批評才会有新進步」，批評並非壞事，若能從中得到啟發，應也是一種惕勵自己的好方法。但是，筆者於此並不針對林清玄的私生活之負面評價加以敘述，只將關於「林清玄的創作」方面的批評加以列出，至於各報章媒體對於林清玄再婚事件的抨擊，第六章中筆者將會解析之。

民國七十四年，亮軒先生曾對林清玄常有的作品發表模式——集結成冊，有了一番批評，他說到集結成冊的《處女的號角》這本書：

顯而易見的又是一本「結集成冊」的書。林清玄的多情與用心，使得他的文章可讀性很高，但是門類、體例、篇幅長短等之參差不齊，不免讓人覺得打頭撞腦跟著作者匆匆逛了一圈，一時間竟爬梳不出

條理來。系統性不足，便減少了整體的說服力。<sup>66</sup>

《民生報》記者張夢瑞先生也曾提到：「最近幾年，林清玄不時被藝文人士批評『文章粗俗，世俗化，看一篇等於看一本，看一本等於看完全部。』」<sup>67</sup>此外，陳群方先生對林清玄的報導文學——《長在手上的刀》，亦認為林清玄刪繁就簡的寫作方式，易有欲振乏力的缺點：「林清玄的菜選的很好，足以烹飪出叫人垂涎的餚來，再者，菜色配得宜；然則，林清玄的刀卻顯的乏力，未能更深入的切入割下最可口的部份來下鍋，是最可惜的。」<sup>68</sup>

再者，由於林清玄的單篇評論，往往限於單一而不夠周全，於是我們常常看到如蜻蜓點水般，過於錦上添花的評論，尤其是出版商為了促銷商品而過渡渲染地吹捧林清玄的書，這種狀況也令一些人不得不加以反駁，林本炫先生就說到：「閱讀林清玄的散文作品，免不了會有清涼之感與小小的感動，但要是如書的封底所說的，影響了佛教的復興，則似乎未免過於誇大了些。」<sup>69</sup>

## 二、對林清玄創作的正面評價

雖然林清玄的創作曾經被批評為千篇一律、粗俗、世俗化，然而支持林清玄的「思想上的戰友」不可計數，這是林清玄令人佩服的不可思議的創作魔力，他的創作特色，在在使許多人無法不被其深深吸引。

由於林清玄創作形式的多樣化，使得評論林清玄創作的文章也因文類的不同而有差異，因此，筆者對於林清玄創作的正面評價以其創作的不同文類加以分列：

---

<sup>66</sup> 亮軒：〈焦慮與期盼〉，《聯合文學》第127期，民74年5月，頁155。

<sup>67</sup> 張夢瑞：〈為‘平常人’成立基金會——林清玄要帶讀者攀登更美好的境界〉，《民生報》，民85年4月14日。

<sup>68</sup> 陳群方：〈手藝——我看「長在手上的刀」〉《愛書人》，民68年2月21日。

<sup>69</sup> 林本炫：〈打開林清玄的門窗〉，《中國時報》，民85年9月12日。

### (一)、散文類

林清玄的散文一直是清新脫俗、信手拈來，一點也不矯揉造作。雪韻先生曾對林清玄《蝴蝶無鬚》做了以下的評論：

除了被他那股濃烈層峰疊起的愛國情緒，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理想，以及筆耕的勤奮深深感動外，更看到這位青年作家天真的風貌。為散文創作帶來新的欣喜、希望和亮光。他的散文像靈穴甘泉的清，有的是帶著詩的玄，真是文如其名。<sup>70</sup>

此外，亮軒先生也曾在《聯合文學》中對林清玄《處女的號角》裡林清玄的散文有以下的感觸，他說：「林清玄能從感性入手看現代中華民國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復以理性精細的考察深思，未必能說及學術的要求，而無可否認的卻是他誠實的記錄下來了所見所感，為現代中華民國的文化狀況作了很負責的見證。」<sup>71</sup>

### (二)、報導文學類

林清玄的報導文學一直是秉持著用社會觀察者的角度，用文學的方式加以報導身邊周遭的人、事、物，所以他不吶喊也不批評。他創作報導文學手法的藝術，更受到極大的肯定：「他寫作之筆比起畫筆還犀利。不管是他寫報導或寫散文，他的筆桿總是斂放自如，遂心所願的。他相當注意全文的氣勢，如何使其有份量。也極注意文章的佈局安排，如何使其前後呼應，有條理，有次序，對於用字造句更力求清新脫俗，有意表現唯美文學的技巧。」<sup>72</sup>

由於他報導的對象都是台灣土生土長平民的生活，所以林貞羊先生認為林清玄的報導文學堪稱為「鄉土文學」，他的看法是：

.....林清玄君出生農村，所以他生活的接觸面，不是田裡的農人，便

<sup>70</sup> 雪韻：〈追求人生崇高人格美的世界——讀林清玄的「蝴蝶無鬚」〉，《台灣新生報》，民67年10月9日。

<sup>71</sup> 同註66，頁155。

<sup>72</sup> 林貞羊：〈「鴛鴦香爐」之評介〉《文訓月刊》第6期，72年12月，頁239。

是海濱的漁民。……這一切的描寫，不論是何人物，是何事情，無非以廣闊的鄉村為背景，以平民的生活為題材，然則你能說林氏文章所表現的，不是鄉土文學嗎？<sup>73</sup>

### （三）、藝術評論類

林清玄對於文化藝術，一直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情愫，他常常強調文化藝術對人們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所以他想藉由對藝術的評論，來傳達文化藝術的訊息給他的讀者。夏雲鶴先生對林清玄《雛鳥啼》這本藝術評論的書，有著很高的評價：

……林清玄宛如握著一把銳利的手術刀，剖析這些作品的份量與位置。我們可以說「雛鳥啼」是一部頗具份量的評論集。<sup>74</sup>

### （四）、學佛散文類

林清玄的創作歷程裡，「學佛散文」開啟了林清玄的事業巔峰，引起許多讀者的迴響與好評。因此，對於林清玄學佛散文的評論數量很多，湯焜顯先生說：「林清玄先生自寫作菩提系列叢書以來，版版暢銷，影響普及的程度已儼然如一尊入世的佛陀、民間的觀音。」<sup>75</sup>

國策中心研究員林本炫先生的評論可謂是頗具深度的，他對林清玄從《紫色菩提》到《走向光明的所在》做了一個整體的評論：「佛學的體驗不再那麼生硬的套進文學裡，文章變短了，結合佛學的筆法也更加圓融，直接引用佛學故事的例子也比較少了，但是其中的基調大約是差不多。」<sup>76</sup>

此外，大陸學者黃黎星先生在《福建論壇》中對於林清玄「禪思散文」也有深刻獨到的見解：

---

<sup>73</sup> 同註 72，頁 238。

<sup>74</sup> 夏雲鶴：〈淺剖「雛鳥啼」〉，《台灣民聲報》，民 67 年 10 月 10 日。

<sup>75</sup> 湯焜顯：〈簡評《身心安頓》——及一些對林清玄散文的割思〉，《書評》第 48 期，民 89 年 10 月，頁 15。

林清玄大量運用佛家詞彙、佛教的典故以及傳統的象徵物、比喻義，還引用了眾多的佛經原文，涉及了許多佛教人物，使他的作品宗教氣息很濃，“菩提”系列的命名即可說明這一點。他盡量地化佛教之神奇、化玄秘為樸素、自然，讓宗教與生活相結合，以佛教的思想觀念來觀照、體驗大自然、人世間的一切，又以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物來印證、說明佛教教義，所以說，“禪思散文”又是人間的、生活化的。林清玄藉助了佛學中的文學性，自身又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所以他的“禪思散文”也很有文學情趣。<sup>77</sup>

可見，除了台灣文學界曾對林清玄的作品產生興趣外，林清玄的「學佛散文」也深得大陸民眾的喜愛。

### 三、對林清玄創作的整體評價

林清玄的創作得過不少的文學大獎，包括時報文學散文獎、時報文學報導文學獎、中國時報散文獎、金鼎獎副刊專欄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藝獎 等等，更連續三年登上金石堂暢銷排行榜第一名，甚而當選「十大最受歡迎的男作家」第一名，這對一個作家而言，是非常難得的成就，而這些成就，就是對林清玄整體創作的最好評價了。

在林清玄獲得第五屆吳三連文藝獎時，《文藝年報》對林清玄的寫作，有著貼切而有遠見的評定：

他寫作的內容，涵蓋面極廣， 的文章不作無病呻吟，言之有物。抒情則真切感人，斂放自如；敘事則觀察入微，思維細密。可以看出對於人生的體會是相當豐富而多層面的。至於寫作的形式技巧方面，林清玄的散文也有他獨到之處。他相當注意全文氣勢的醞釀控制；佈局安排往往甚見用心；文字駕馭的能力尤其熟練生動，去蕪存菁，不落俗套，走的是清新活潑的方向，可喜的是，能免於時下

<sup>76</sup> 林本炫：〈打開林清玄的門窗〉，《中國時報》，民 85 年 9 月 12 日。

<sup>77</sup> 黃黎星：〈林清玄“禪思散文”探析〉《福建論壇》第 2 期，民 85 年，頁 33。

嘩眾取寵，流麗造作之避嫌。相信，以他既有的根基與成績，若能更加充實學識，來日必能更上層樓，成為真正的文學大家。<sup>78</sup>

在林清玄的創作旅途中，林清玄經歷了人生的波瀾起伏，也嚐盡了人間的冷暖，文學界、新聞界、社會大眾對林清玄的作品，有著許多截然不同的評價。如同林清玄所言：「別人用什麼態度來看我的文章我不管，事實上我的文章一直跟著讀者變化，我是為讀者的需要而寫，不是為「私我」而寫。……如果我寫一篇好文章，有十個專家鼓掌，遠不如我寫一篇文章，讓一萬個讀者感動來的令我興奮。」<sup>79</sup>不論外在世界的紛紛擾擾如何，林清玄將秉持著為讀者而寫的動力，永保赤子之心、努力不懈地不斷創作下去。

---

<sup>78</sup> 本報刊編輯：〈第五屆吳三連文藝獎得獎人林清玄評定書〉，《文藝年報》，民71年，頁7。

<sup>79</sup> 張夢瑞：〈為「平常人」成立基金會——林清玄要帶讀者攀登更美好的境界〉，《民生報》，民85年4月14日。